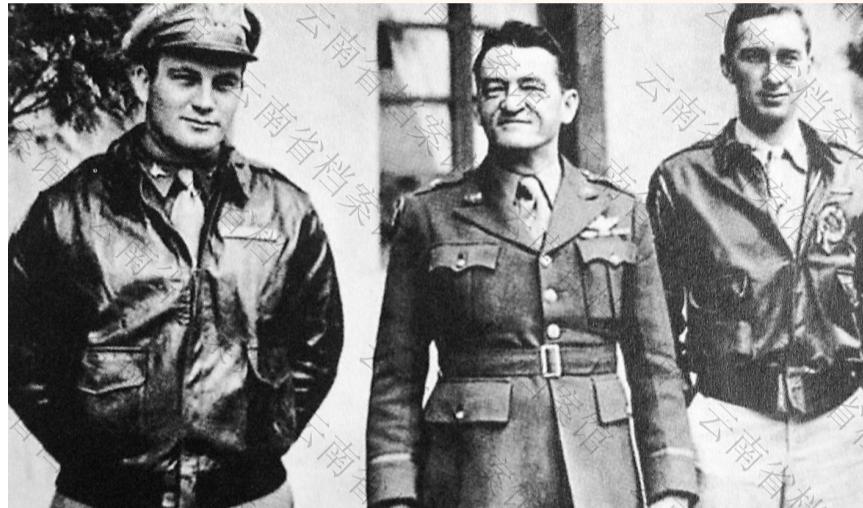


飞虎出征 奔向战场

殷俊燕

飞虎队以空中飞虎而得名。这是对1941年7月—1945年8月期间，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援华航空队，以及由美国志愿队发展演变而来，由陈纳德担任司令的驻华空中特遣队、美国陆军十四航空队、驼峰空运队、中国航空公司、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的誉称。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由于武器装备比较落后，战局形势迅速恶化。至1937年10月，中国空军原有的300多架飞机消耗殆尽，制空权丧失，抗战形势陷入极其危险的局面。从1938年开始，日本大本营命令日本陆、海军航空兵扩大对中国的空袭目标，战时首都重庆和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昆明被列为重要轰炸城市，而此时云南境内的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是中国唯一通海的国际大通道，是决定着中国生死存亡的



美国援华飞虎队主要将领，中间者为队长陈纳德。

中美飞虎 共书传奇

李涛

在飞虎队中，有一批中国人，他们有的是司令官、队长、翻译员，有的是航空站人员、预警系统人员、空勤、地勤人员。他们在防空作战、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美国飞行员一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争中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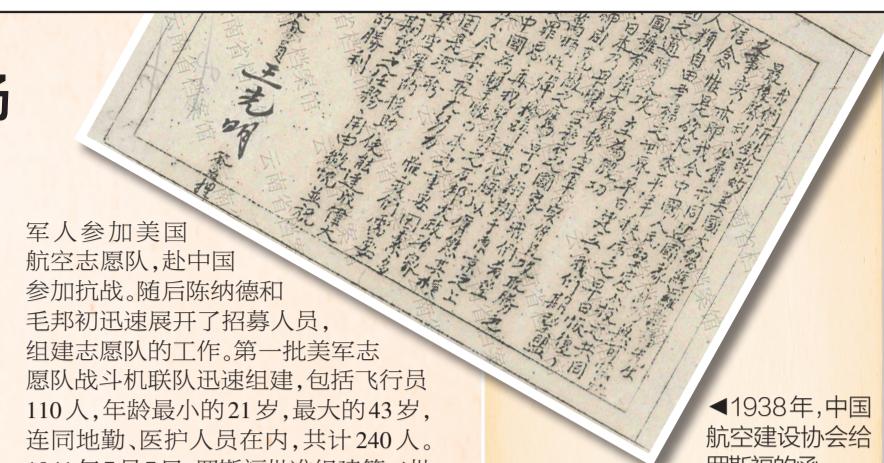
随着飞虎队的建立，大批美国援华人员来到云南，需要大量英语翻译和秘书，以确保双方的有效沟通联系。1941年秋，军事委员会开办了译员训练班，培养翻译人员。译训班设在昆明西站附近的昆华农校（当时的美军第一招待所）。班主任为时任励志社总干事、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但他常驻重庆，因而实际负责人为担任副主任的西南联大社会系教授吴泽霖，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教授参与工作，西南联大一些教授受邀出任教员。学员受训后立即分配到志愿队、特遣队等各部工作，以重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学生为主的爱国青年响应号召，纷纷投笔从戎。西南联大学生、后来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在培训后被分派到飞虎队总部所在的巫家坝机场机要秘书室工作，主要任务是将中国方面的情报译成英文送给陈纳德，陈纳德根据情报，为所属的飞机分配任务，同时把陈纳德给中国的汇报翻译成中文。由于工作认真，功绩突出，陈纳德为许渊冲颁发了一枚镀金的“飞虎章”。重庆、昆明、云南驿等空军基地还设立了战地医院，以美方人员为主，同时吸收大量中方医护人员参加，形成了有力的医疗保障系统。1942年，就职于香港

玛丽医院的高等护士黄欢笑，从香港历经艰险，来到昆明美国空军医院从事护理工作。1944年，黄欢笑到靠驼峰航线最前沿的云南驿军医医院，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展抢救空军战斗员及地勤人员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她被誉为“飞虎月亮花”“驼峰天使”。

在第14航空队中，有一批中国空军加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加入战斗机和轰炸机大队，二是加入第14空勤大队，三是加入第987特别通讯连。第14航空队特别通讯连是一支秘密部队，负责所有军用无线电通讯联系，破译日军电报，还担负培训中国技术人员的任务。除连长等少数军官是美国人外，其余都是在美国招募的华人，他们技术精湛，任劳任怨，出色地完成了战时通讯任务。

负责驼峰空运的单位有美国空运总队和中国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是受美军领导的一家商业航空公司，承担驼峰航线运输任务的中国航空公司的机长为美国飞行员，副驾驶、机组服务员等都是中国人。中国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大多都是来自亲身经百战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机长有许多是原志愿队的老牌飞行员，他们最早开辟了驼峰航线，而且空运业绩十分突出，受到高度称赞。

1943年8月1日，中国空军中美混合联队成立，又称中国空军混合团，由中美两国空军人员共同组成，隶属中国空军作战序列，飞机徽标为中国空军徽标，由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将军指挥。下辖3个大队，第一大队为战斗机大



1938年，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给罗斯福的函。

“抗战生命线”。日军大本营在河内成立了“封锁委员会”，封锁的手段就是实施大轰炸，轰炸的重点除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外，还有起点城市昆明和沿线的保山、云南驿、蒙自、个旧等。

早在1938年，中国航空建设协会致信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呼吁美国对华进行空中援助。至1940年10月，面对更加危急的抗战形势，中国政府紧急委派时任中国空军顾问的美国空军退役上校陈纳德、中国航空委员会副主任毛邦初迅速展开了招募人员，组建志愿队的工作。第一批美军志愿队战斗机联队迅速组建，包括飞行员110人，年龄最小的21岁，最大的43岁，连同地勤、医护人员在内，共计240人。

1941年7月7日，罗斯福批准组建第二批美军志愿队轰炸机联队，由100名飞行员、180名高炮手及无线电人员组成。

1941年7月10日，第一批美军志愿队成员乘邮轮从旧金山起航，奔向中国的抗日战场。第二批美军志愿队也于1941年11月抵达中国，与战斗机联队会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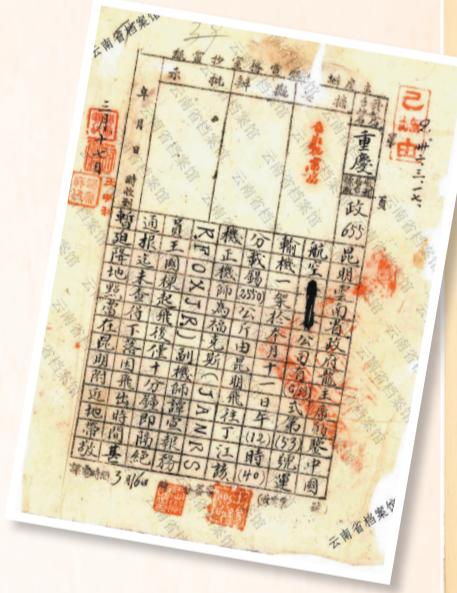
飞虎队1941年7月来到中国之时，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危险的时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速了对中国的封锁，实施对昆明、重庆的狂轰滥炸，飞虎队面临危境。此时的飞虎队拥有美式P-40战斗机100余架，分设为“熊猫”“亚当与夏娃”“地狱天使”3个中队。他们以巫家坝机场为主要基地，作战范围涉及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抗日战场。飞虎队昆明首战，以9:0的战绩痛击日本战机。从1941年底到1945年9月，飞虎队在仰光之战、雷允之战、怒江阻击战、远征缅北滇西反攻战等关键战役中重创日军战机，阻止了日军在滇西的进攻，担负起国际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的空中防务，帮助中国运送物资，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的战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立下丰功伟绩。

飞虎队插翅飞虎的队徽和鲨鱼头战机使日军闻风丧胆，也让飞虎队家喻户晓，名闻天下。

跨国情谊留云岭 双向奔赴战长空

9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中美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习近平主席强调，追忆往昔，中美两国人民在抗击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云南省档案馆馆藏中，有这样一部分珍贵档案，不仅展现了飞虎队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立下的丰功伟绩，也真实完整地记录了云南民众舍生忘死抢修无数机场；节衣缩食，全力保障飞行员供应；驼峰航线沿线各族人民倾情救助飞行员的战时故事。这些档案中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并肩战斗的典范，是传承中美人民友谊合作的动力。本报集纳推出飞虎队馆藏档案，再现这段珍贵历史。



1943年3月17日，交通部关于失联飞机请云南省政府转饬查询的电。

舍生忘死 抢建机场

黄燕玲

云南，一个为飞行而生的省份。云贵高原崎岖的山路使航空运输显得十分必要，高原晴朗的天空又非常适合飞机的起降作业。

1922年，为响应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号召，云南开始修建机场。从1922年始建巫家坝机场，至抗战前夕，云南建成了27个飞机场或飞行跑道。1937年抗战爆发，民国政府把云南作为训练飞行员的大后方，并将中央航空学校迁到昆明。陈纳德在美国筹建飞虎队之初，便建议在中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云南、湖南、广西等日军未占领地区新建、扩建一批机场，以便于开展空中游击战术，机场建设成为飞虎队建立的必要条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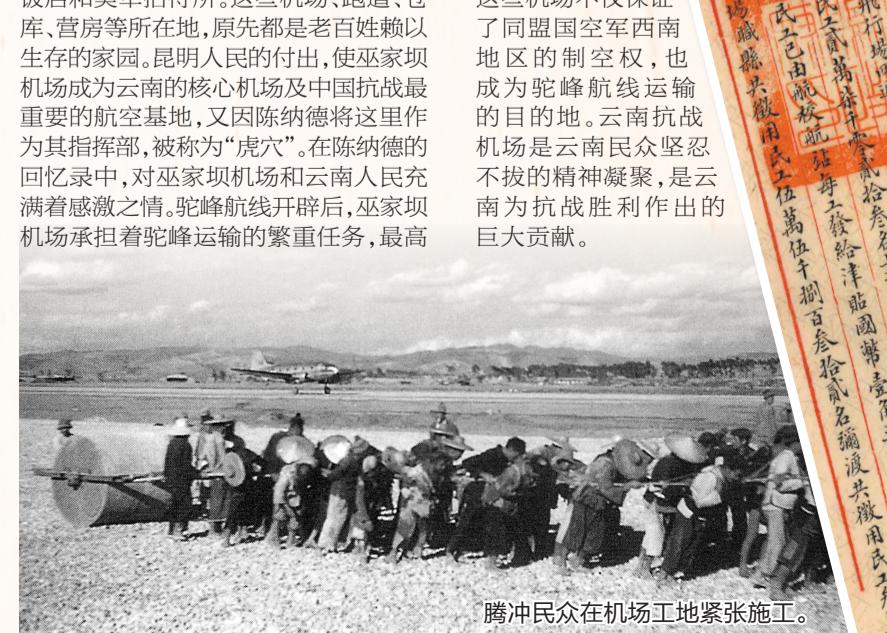
飞虎队援华作战后，云南机场从大后方的训练机场转变为作战机场，把机场修扩建作为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和战略措施来抓。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云南机场成为飞虎队及美国空军的主要基地。滇西陷落，驼峰航线开辟，云南又成为援华物资的转运中心，数百万各族人民日夜奋战修建、扩建机场。

抗战期间，云南新建了呈贡、陆良等41个机场，扩建了巫家坝、云南驿等27个机场。建成和维护好这68个机场，对于云南这个边疆省份来说，完全是一个奇迹。数百万群众自带干粮和劳作工具，他们用绳索拉着大石碾子将机场压紧，手持竹片、木板拍打地面上跑道更平整，每天工作10余个小时，每天工资仅1角5分。在1939年5月2日的一份电报中，祥云县长聂思培向滇黔绥靖公署主任恳求道“遵查职县二十七年一月奉令征工修整云南驿飞机场，遵于24日开工，2月13日停工，共征用民工7725名；4月复奉

峰时，每分钟就要起降一架飞机，成为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

云南驿机场扩建期间，日军先后多次袭击机场，死难军民难以计数。1943年4月26日，日军发动对云南驿机场的大规模偷袭，当天在机场上施工的总伤亡人数超过2000人。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确保了抗战机场的正常运转，捍卫着国土安全和民族尊严。

可以说，云南抗战机场是朴实耐劳的各族民众用肩拉出来，用手锤出来，用筐背出来，用汗水和鲜血浇灌出来的。这些机场不仅保证了同盟国空军西南地区的制空权，也成为驼峰航线运输的目的地。云南抗战机场是云南民众坚忍不拔的精神凝聚，是云南为抗战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



腾冲民众在机场工地紧张施工。

驼峰航线 千古传奇

杨萍

1942年2月29日，仰光陷落，日军继而占领了缅甸，陆上唯一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被切断。虽然第14航空队机场的保卫工作由中国部队承担，中国战区服务团继续提供住房和食品，但却面临着弹药、油料配件及其他物资供应的困难。陈纳德是这样描述的：“美国驻华空军在中国被孤立的土地上犹如困兽，中国已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被日本人和戈壁滩及冰封的喜马拉雅山脉隔绝……中国人在一些将来用得着的地点贮存这些物资以备急需。这时无偿地提供给第14航空队使用。要不是中国人有超前的贮存意识和能力，我们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只能是趴在地上的一堆废铁。”

然而到1942年12月，飞虎队的储备基本已经耗尽，所有人员和装备一直超负荷地运转。西部各地几乎连一次作战的燃料储备都没有了。维修上的困难，使地勤人员也无能为力。陈纳德感叹道：“在战场上不曾屈服的飞虎队员，却要在严重的物资缺乏与饥饿中死去。”

开辟新的运输线，为中国战场提供急需物资，尤其是为第14航空队和中国空军提供弹药、燃料和配件，成为当务之急。1942年2月，当缅甸战役尚在进行之际，中国政府预见到滇缅公路切断后的灾难性后果，外交部长宋子文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开辟一条从印度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昆明的空中航线，空运美国的援华物资，得到罗斯福的支持。而在此之前的1941年11月23日，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的一架DC-3运输机首次在中国—印度航线（昆明—密支那—加尔各答），试航成功。

1942年3月10日，美国陆军空运中心成立，4月—5月间，以美国空运大队为主，加上中国航空公司的运输机，接受为从缅甸撤退下来的士兵和难民空投物

资的任务，揭开了中印驼峰航线空运的序幕。驼峰航线飞越印度、缅甸、中国3个国家和中国云南、四川2省，全长约1199公里。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杜姆杜马，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和中国境内的高黎贡山、横断山，到达中国云南昆明和四川重庆、成都。航线所经地区全是崇山峻岭、峡谷深涧，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飞行员们将所越群山称为“驼峰”。

由于当时飞机性能所限，飞越“驼峰”要冒很大的危险，需要战胜时速达200公里的大风、猛烈的升降、能将飞机包围起来的“冰幕”，以及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浓雾。中美两国飞行员在“飞越驼峰，在某些空域，必须不顾日本战斗机的阻击，日以继夜穿梭飞行。有时每晚往返3趟飞行，地勤人员加班加点，装卸货物、加油、检修飞机，全力保障好空运，创造了惊人的空运成绩。

据资料记载，在驼峰航线上执行任务的中航C-47、C-46、C-53型运输机，最多时共有40多架，飞行人员200多名，从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共飞越“驼峰”约80000架次，从印度运回物资共5008吨，从中国运到印度的物资共20472吨，运送人员共计33471人（大部分是到印度或美国受训的远征军和空军人员）。在驼峰航线存在的三年半里，中美两国飞行员飞越高山、冰川、热带雨林、原始森林和日军占领区，这是世界上最艰难的航线，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中美两国飞行员勇闯空中禁区，在世界屋脊上开辟驼峰航线，进行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空运行动，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谱写了二战史上辉煌壮丽的篇章。



装运援华物资。

倾尽全力 支援救助

和丽琨

美军飞行员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都铭记于心，并且做出了真诚的回报，他们倾尽全力，支援救助，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爱与友谊的赞歌，他们是志愿队最有力的后援和保障。

为了保障美军飞行员的生命安全，1942年2月19日，云南省政府印发“来华助战洋人（美国）军民一体救助”胸旗，并通令各督办、各市县政府、警务处、各设治局“转饬所属遇有佩挂该项胸旗之美员妥为保护协助为要”，美国飞行员把这面胸旗称“血幅”。为保障通信联络，秘密部队——第14航空队第987特别通讯连，担负起了所有军用无线电的通信联系，这支特殊部队要求每名士兵除了必须懂中文，还要学习使用各种武器、便携式和大型电台。此外，在昆明建立了“团山发信台”属于交通部昆明国际无线电台支台，承担云南收发电报的重任。为保障飞虎队的战斗力，在云南驿、昆明、重庆等地设立了多个战地医院，形成了有力的医疗保障系统。为保障飞虎队及其援华美军的日常生活，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43年设立了战地服务团，总团在重庆，下设重庆、成都、昆明、西安4个地区办事处。据国民政府军委外事局统计，自1941年10月至1945年7月，共建立招待所60个，分布在各美国空军基地和大城市，在住宿、餐饮、翻译、导游、医药等方面的从业人员约2000人，设

待所就有19个之多。在当时物资极度贫乏的情况下，云南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为美军飞行员提供了最好的物资。1944年4月8日致函龙云，要求每日供给美军牛30头，猪50头、鸡650只，虽然“滇省向无牧场，民间所畜黄牛多系产自贵州以作耕牛之用，自去岁以来，已约用去数万头”。当时“云南壮丁减少，耕牛几乎卖尽，以致春耕耕牛缺乏，影响民生非浅”。云南省政府只得一面请中央转饬协调务必于昆明省产牛区统筹购买，一面令省建设厅、昆明市政府增购猪羊以资替代。云南省政府专门下发文件限制肉食禽蛋的出口和销售，改由政府统购统销，以保障美军飞行员的食物供应。

战争中飞机失事坠落时有发生，寻找救助失事美军飞行员的过程，发生过许多动人的故事，无论在云南的哪个县、乡或村寨，无论哪个民族，无论白天或黑夜，只要听到、看到或发现失事飞机，附近的群众便马上赶去寻找坠机和机组人员。如果发现幸存或受伤的飞行员，群众便把他们带回村治疗伤，并由各乡保甲长派人护送回昆明。若是飞行员已经遇难，村民们便妥善地掩埋遗体，并做好标记，以备将来寻找。1945年11月23日，云南省政府转发国民政府军委外事局《关于协助美军寻觅失踪人员的训令》，训令所属各县区内切实寻找所有一切与美军飞行员有关的线索，为保证所属官兵尽心竭力寻找，政府专门制订了优厚的奖励办法，其中包括：目睹或耳闻美籍盟友死亡情形，能指出坟墓地点并经查无讹者奖10万元；凡收留失踪盟友的招待、医药、制装、埋葬及其他费用均准实报实销等。此外，国民政府还制订了严苛的惩罚措施，防止各级官员寻找工作不力。在云南省政府的督饬下，各县区在所属范围内认真搜寻，据不完全统计，美军飞行员有2000余人牺牲，有1000多名飞行员遇险跳伞后，超过95%的失事飞虎队员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救护、医治，并护送他们回到基地，重返蓝天。

陈纳德在回忆录中写道：“95%落地飞行员都被中国人救起，只有很少人落入日本人手中。无论美国飞行员的降落伞飘落到哪里，都能得到中国人的救助，对这些救助并没有成文的奖赏数额，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向他们提供一些报酬，但他们大都分文不收。”陈纳德及所属美国空军在昆明期间，与云南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

（本版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馆）



1944年12月，省民政厅呈报各县救助美飞行员及降毁飞机办理各情给昆明行营的目录。